

# 李亞鵬

## 慈善雙刃劍



從李亞鵬到李總，從拿着劇本演繹別人到演自己，從嫣然天使兒童醫院董事會主席，到COART亞洲青年藝術現場主要發起人和投資者，從寫大學畢業論文《理智與情感》開始就想「找到一個值得我逃離的目標」，到如今「那種痛苦和糾結已經隨着我作出決策並付諸行動而結束了」，他還是大家最熟悉的李亞鵬。在嫣然基金這個非牟利公益機構裡，大家叫他「李先生」，而對於名人慈善，大家想看的就是這背後的惻隱之心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圖：雲南傳真

### 日久見人心

李亞鵬的慈善事業，從六年前在機場發傳單籌辦嫣然基金開始。如今中國第一家民辦非牟利性醫院的成立與正常運行，和一年兩屆的「麗江東河青年藝術現場」，以及建造未來的雪山書院酒店藝術小鎮，一系列的慈善產業環環相扣，攤子鋪得大，李亞鵬從沒擔心過會做不好。做了六年，面對那麼多質疑，要做到淡定自如並不容易，但他說：「世上的事情都是這樣，不了解就會產生質疑，不可能全天下的人都了解我，所以有質疑是合理的，我從一開始就能淡定。」看李亞鵬的桃色新聞多，即使用心經營慈善事業，也總是可以被挑出毛病來。「我相信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專注於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比花時間應對質疑更重要。」現在，嫣然基金經過六年的醞釀，逐步走上正軌，有自己的工作團隊和運作方式，不用操心太多的他開始轉向其他產業。

### 喜歡就是價值

他開始關注當代藝術和藝術地產，把自己界定為藝術邊緣人。「喜歡就是價值，藝術對於人的價值是喜歡到它，欣賞到它。」沒有太多大道理，他貫徹始終地認定只要是自己喜歡的、是對的，就投放全部精力進去。他更希望在麗江打造中國第一個最大的藝術嘉年華，將「藝術生活化，生活藝術化」，在他最喜歡的城市麗江，引進香港設計之父Alan Chen和世界殿堂級室內設計師季裕棠(Tony Chi)等團隊，實現理想中的藝術小鎮。近年來的全心投入，讓他明白，文化產業不是資金密集型的產業，而是文化資源的整合，當中離不開時間的投入。現在他以新方式來經營慈善事業，「我會努力推廣以家庭為單位的多樣性小額募捐，並且興辦社會企業，企業會有營利，但全部用來回報社會。」這就是名人慈善，在取得地位名利時，也以己所能，回饋社會。

外人就想看名人慈善背後的惻隱之心，這在李亞鵬看來，慈善是喜歡的事情，「喜歡的事情是不用堅持的，你會自覺去做，是本能的追求」。那甚麼才是慈



麗江東河媽設計義賣現場。



李媽畫展現場的iPad畫作。



李媽畫展現場的水粉畫作。

愛他人？「用別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，而不是強加自己的給別人。」不過嫣然基金的目標是很明確的，「明年我們在香港成立分支機構，隨着國際間的活動愈來愈多，嫣然天使基金會走上國際化的道路」。

對於中國第一家民辦非牟利性醫院的經營，他表示要給出全中國最好的醫生待遇，匯聚全中國最好的醫生在那裡工作。在面對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等國際醫療、衛生、民生組織發出的邀請時，他也樂於接受、樂於奔波其中。「他們想分享我們的經驗，在中國做這樣的事情會遇到甚麼樣的困難。」

香港在李亞鵬的眼中，是一個很好的平台，是讓嫣然基金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橋樑。而明年他還有兩個主要的項目要參與：參加香港藝博會和舉辦香港嫣然天使慈善晚宴。

### 為女兒驕傲

李亞鵬坦言：「我做慈善不以降低家庭生活質量為前提，但如果我覺得我做的事情，是用物質付出贏得精神昇華的話，那我可能會做出更大的犧牲。」這是他對於慈善與家庭關係的看法。站在他和王菲策劃的李媽畫展現場，媒體看到二人齊心合力粉碎婚變的傳聞，而且也釐清他女兒並沒問題，反而是招人喜愛的健康兒童。29張女兒手繪的水粉和iPad畫被用來義賣，善款撥入嫣然基金。現場所見，不僅有當地小學生成群結隊來參觀，還看見一個個母親的激動情緒。這些畫裡，李媽畫自己、畫姥姥、畫小姨，形象生

動，色彩飛揚，小幅作品賣1800元，大幅賣2800元，每幅滿5000元人民幣便可為一位唇裂兒童做手術。

### 孩子都是天使

「其實，我覺得慈愛他人的方式是：他指出：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。」能幫助別人，他獲得更多。有類似經歷的父母，會對孩子的教育和引導感到棘手，但他們要學會「把每個孩子都當作天使」。怎樣的父母才是好父母？他直言：「這個問題太複雜了，不能一概而論。」但李亞鵬很清楚女兒是自己的催化劑，普通家庭引導孩子只能盡力而為，順其自然，他則為她準備了一本最好的「書」——那就是生活，按他的話說，生活是要慢慢讀一輩子的。

父母對李亞鵬的影響很明顯，他們的教育方式是「言傳身教」，告訴他要「寵辱不驚」。所以在面對公眾時他微笑不多，聲音低沉，即使被盯上被說壞話，他還是淡定自如。父母也說「人不可有傲氣，但不可無傲骨」，他不禁笑言：「要做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不容易啊。在身教的過程中，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我父親過世的時候，有四百多人來悼念他，那一刻我產生了極大的震撼。」

養兒方知父母恩。「看着媽兒天天長大，有時我會想，我這個發誓要去幫助別人的人，其實是別人在幫助我」。李亞鵬有一個凡夫俗子的心願：「要我的女兒『牛』。上天給你(女兒)這傷痕，我要讓這傷痕成為你的榮耀。」

### 採訪花絮

沒睡好，對鋪的妞也一樣，她看《十三釵》流淚，一晚上沒有卸妝。我也抱着對明星內心的蒼白，沒思考太多就下了火車，直奔麗江東河COART亞洲青年藝術現場。到達目的地後，時間還很早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蹣跚身子鑽進被窩裡小憩一下。寒氣在幾個燥四川口音的服務員中逐漸退去，我掀起簾子打探一下，陽光、屋頂、玻璃房映入眼簾。晚十一點，場子來了一群又一個人，一個西裝男士從身邊走過，回望兩眼，是李亞鵬，他帶着幾個好朋友在院子裡烤起火來。

院子裡全是想採訪他的媒體，屋裡繁忙屋外等。在烤太陽消磨時間時，王菲來了。她躍躍到三樓頂看風景、合影，嬉笑下樓後便趕往機場，李亞鵬隨後迎出來，記者看有戲，他輕輕啣咕幾句回屋子裡。「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家媒體就好了。」他笑言。始終還是有一點藝人的光圈，李亞鵬做起事來太容易受關注，但樂觀一點想的話，這或許也是其他企業家所不具備的資源。

李亞鵬四十歲了，工作之餘喜歡圍棋，書房有很多書，他說自己讀的書很雜，不同的階段也會有不同的偏愛，但一直以來讀書不輟的原因也就是那句——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「我從書中真正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」

他說理想很重要，但理想的實現是需要前提條件的。他說對創新性的東西感興趣，因為喜歡在藍海裡游泳，不喜歡在深海裡做別人做過的事。所以，他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，儘管賠了一千多萬。

## 「自由野」中的唐納天

上個周末可謂陽光燦爛，兩萬多名市民和文化藝術愛好者一同參與西九海濱長廊的「自由野」共創項目。而其中置放了四十多件互動藝術裝置的「點陣圖」，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裝置之「點」。唐納天與「點陣圖」中的另外三位藝術家一起，為人們展現出「藝術」與「人」互動的可能性。

生於1980年的唐納天是活躍於本土的裝置藝術家，而他同時也在香港藝術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任教。今次帶來「自由野」的作品，便是他與藝術學院的學生共同完成的一組互動作品。「最初構思就是想做出一個自由的空間，」正好呼應了整個項目的主題，於是他們創造了一個「放映空間」——有sofa、有電視、有地毯，就像是一個舒服的客廳，小朋友更可以操縱地毯上的遙控車。不過除了地毯上的遙控車，另外四架可不是簡單的玩具，而是經過改裝的會移動的攝影機，那些電視則是「閉路電視」。當創作團隊將車遙控前往「自由野」空間的

不同位置時，電視上也會直播出車所捕捉到的畫面。

與此同時，唐納天和他的學生們也在「自由野」中用沙子堆出金字塔，只不過由於觀眾太喜歡和作品互動，這些金字塔堆好半個小時後就已成沙子。按照他本來的構思，當遙控車駛過金字塔拍下影像時，在「放映空間」中的閉路電視裡，人們看到的其實是放大後的金字塔，視覺效果便很有趣——彷彿人們身處一個空間，又可以觀看到第二個不同的空間。只是這次「自由野」的參與者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熱情。他說：「我也是想試一下看看人們會不會即刻就去觸碰去摸，因為之前在畫廊中做同樣的作品時，情況並非如此。」當人們看到沙製金字塔擺在畫廊時，大多會把它當成是「藝術品」來觀賞，但這一次在西九，觀眾卻更直接地與它互動。

這種效果，恰恰是唐納天所喜歡的。他想要創造出一種「情境」，而非一件呆板的「藝術品」。他坦



本土藝術家唐納天。林磊剛攝



「自由野」唐納天的藝術裝置。何偉樂攝

言自己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到「自由野」，而且會用有別於平時的方式看待、感受「藝術品」。

許多人談起西九時都滿懷期待，但唐納天的態度反而是「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，但那是以後、未來的事，我會注意發生些甚麼。」他更大的感受是：「當西九落成之後，是否還能像現在這樣，讓藝術家們去做這種臨時性搭建起的作品？」他很喜歡這種「臨時的」，能讓人們無拘無束去想東西、帶來

藝術家們的支持，唐納天認為：「當然相比一些對藝術完全不提供資助的國家，香港對藝術家還是有支持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政府要open minded。」多一些「自由野」這樣的平台會更好，同時行政上多一些真正了解藝術家的方針會更好。他相信，當我們談論「文化與藝術」時，並不能只依靠藝術家的力量，而是全體市民，從政府到藝術家到觀眾都需要去參與、去思考、去討論的行為。

唯有如此，本土藝術的力量才會真正開花結果，並具有鮮活的生命力。文：賈選凝